



多萝西娅·兰格

摄影生涯与传世佳作

[美]伊丽莎白·帕特里奇 著
光哲译

DOROTHEA LANGE

014039630

J431
25

多萝西娅·兰格

摄影生涯与传世佳作

[美]伊丽莎白·帕特里奇 著
光 哲 译

DOROTHEA LANGE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摄影出版社



北航 C1724228

J431
25

DOROTHEA LANGE

By Elizabeth Partridge

Text copyright © 2013 by Elizabeth Partridge.

Photographs copyright © by Dorothea Lange Collection, Oakland Museum of California,
the City of Oakland. Gift of Paul S. Taylor, unless otherwise noted.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Chronicle Books LLC,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4 Zhejiang Photograph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浙江摄影出版社拥有中文简体版专有出版权，盗版必究。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4-3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萝西娅·兰格：摄影生涯与传世佳作 / (美) 帕特里奇著；光哲译。—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514-0597-3

I. ①多… II. ①帕… ②光… III. ①摄影集—美国
—现代 IV. ①J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8061号

多萝西娅·兰格

摄影生涯与传世佳作

[美] 伊丽莎白·帕特里奇 著
光 哲 译

责任编辑 程 禾

装帧设计 任惠安

责任校对 朱晓波

高余朵

责任印制 朱圣学

校色监印 郑幼幼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9646 85159574 85170614

网址：www.photo.zjcb.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635×965 1/8

印张：24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0597-3

定价：198.00元

多萝西娅·兰格
DOROTHEA LANGE



致谢

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大力支持，我要感谢他们。本书的同步影片《多萝西娅·兰格：抓住一道闪电》的联合制作人，卡塔丁纪录片创作公司（Katahdin Productions）的罗伯特·格罗斯曼（Robert Grosman）一路与我同行，当然还有PBS电视台“美国大师”栏目（WNED's American Masters）的苏珊·莱茜（Susan Lacy）和普鲁顿斯·格拉斯（Prudence Glass）。许多档案管理员、博物馆员工都花费了大量自己宝贵的时间：奥克兰博物馆的德鲁·约翰逊（Drew Johnson）、内森·科尔（Nathan Kerr）、乔·泰恩（Joy Tehan）；珀格·琼斯基金会的詹妮弗·麦克法兰德（Jennifer McFarland）；亚特兰大卢米埃尔画廊的托尼·卡萨丹提（Tony Casadonte）和罗伯特·耶罗里斯（Robert Yellowlees）；佛蒙特美术学院的吉姆·诺尔特（Jim Nolte）；国会图书馆的贝弗利·布兰南（Beverly Brannan）和基亚·坎贝尔（Kia Campbell）；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桑德拉·菲利普斯（Sandra Phillips）；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保罗·列斯特（Paul Lester）；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富乐敦（Fullerton）和克莱尔·布朗（Clair Brown）。

特别鸣谢克罗尼柯出版社（Chronicle Books）的布里奇·沃森·佩恩（Bridget Waltson Payne）、布鲁克·约翰逊（Brooke Johnson）、凯特林·科特帕特里克（Caitlin Kirkpatrick）、利亚·布朗（Lia Brown）、贝卡·博伊（Becca Boe）、尤兰达·卡扎艾斯（Yolanda Cazares）以及尼恩·麦克沃恩（Nion McEvoy），还有“作者之家”代理机构（Writers House）的斯蒂文·迈尔克（Steven Malk），感谢诸位在此项目上的热情担纲。

衷心感谢狄克逊、泰勒、兰格三大家子，尤其是海伦（Helen）与丽莎·狄克逊（Lisa Dixon），约翰（John）与李·狄克逊（Lee Dixon）以及克里斯蒂娜·加德纳（Christina Gardner）。我的两个妹妹，琼（Joan）与梅格·帕特里奇（Meg Partridge）也主动过来帮忙，慷慨地付出了很多自己的时间。

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三巨头”的帮助，这本书没有他们是不可能完成的。多萝西娅的孙女和同步影片的导演黛安娜·泰勒（Dyanna Taylor）让我对多萝西娅及其作品有了自己的一套看法。黛安娜与我数小时数小时地讨论多萝西娅的摄影，她成长为艺术家的过程，她对摄影这一媒介的热爱，以及她个人的强大之处与不足之处。我的父亲龙达尔·帕特里奇17岁时成为多萝西娅的助理，最后逐渐融入这个家庭，慢慢地成为半是助手、半是同事、又是半个儿子。龙达尔同多萝西娅的工作故事是段佳话，他对她的爱与仰慕直到今日也不曾有减。在完成这本书的日常艰辛中，艾莉森·菲尼（Allyson Feeney）是我的一颗恒星，我离不开她的组织和归档技巧，她神奇的记忆力以及最重要的——她敏锐的视觉感。

“与相机共同生活，而非使用相机，这是我的信仰。如果你拍得够多，突然有一天，相机就会接管一切，然后，你就能看到所有事物的意义。无需你催促，它自会发生。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视觉生活。非常罕见。”¹

014039630

J431
25

多萝西娅·兰格

摄影生涯与传世佳作

[美]伊丽莎白·帕特里奇 著
光 哲 译

DOROTHEA LANGE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摄影出版社



北航 C1724228

J431
25

多萝西娅·兰格
DOROTHEA LANGE



致谢

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大力支持，我要感谢他们。本书的同步影片《多萝西娅·兰格：抓住一道闪电》的联合制作人，卡塔丁纪录片创作公司（Katahdin Productions）的罗伯特·格罗斯曼（Robert Grosman）一路与我同行，当然还有PBS电视台“美国大师”栏目（WNET's American Masters）的苏珊·莱茜（Susan Lacy）和普鲁顿斯·格拉斯（Prudence Glass）。许多档案管理员、博物馆员工都花费了大量自己宝贵的时间：奥克兰博物馆的德鲁·约翰逊（Drew Johnson）、内森·科尔（Nathan Kerr）、乔·泰恩（Joy Tehan）；珀格·琼斯基金会的詹妮弗·麦克法兰德（Jennifer McFarland）；亚特兰大卢米埃尔画廊的托尼·卡萨丹提（Tony Casadonte）和罗伯特·耶罗里斯（Robert Yellowlees）；佛蒙特美术学院的吉姆·诺尔特（Jim Nolte）；国会图书馆的贝弗利·布兰南（Beverly Brannan）和基亚·坎贝尔（Kia Campbell）；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桑德拉·菲利普斯（Sandra Phillips）；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保罗·列斯特（Paul Lester）；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富乐敦（Fullerton）和克莱尔·布朗（Clair Brown）。

特别鸣谢克罗尼柯出版社（Chronicle Books）的布里奇·沃森·佩恩（Bridget Waltson Payne）、布鲁克·约翰逊（Brooke Johnson）、凯特林·科特帕特里克（Caitlin Kirkpatrick）、利亚·布朗（Lia Brown）、贝卡·博伊（Becca Boe）、尤兰达·卡扎艾斯（Yolanda Cazares）以及尼恩·麦克沃恩（Nion McEvoy），还有“作者之家”代理机构（Writers House）的斯蒂文·迈尔克（Steven Malk），感谢诸位在此项目上的热情担纲。

衷心感谢狄克逊、泰勒、兰格三大家子，尤其是海伦（Helen）与丽莎·狄克逊（Lisa Dixon），约翰（John）与李·狄克逊（Lee Dixon）以及克里斯蒂娜·加德纳（Christina Gardner）。我的两个妹妹，琼（Joan）与梅格·帕特里奇（Meg Partridge）也主动过来帮忙，慷慨地付出了很多自己的时间。

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三巨头”的帮助，这本书没有他们是不可能完成的。多萝西娅的孙女和同步影片的导演黛安娜·泰勒（Dyanna Taylor）让我对多萝西娅及其作品有了自己的一套看法。黛安娜与我数小时数小时地讨论多萝西娅的摄影，她成长为艺术家的过程，她对摄影这一媒介的热爱，以及她个人的强大之处与不足之处。我的父亲龙达尔·帕特里奇17岁时成为多萝西娅的助理，最后逐渐融入这个家庭，慢慢地成为半是助手、半是同事、又是半个儿子。龙达尔同多萝西娅的工作故事是段佳话，他对她的爱与仰慕直到今日也不曾有减。在完成这本书的日常艰辛中，艾莉森·菲尼（Allyson Feeney）是我的一颗恒星，我离不开她的组织和归档技巧，她神奇的记忆力以及最重要的——她敏锐的视觉感。

“与相机共同生活，而非使用相机，这是我的信仰。如果你拍得够多，突然有一天，相机就会接管一切，然后，你就能看到所有事物的意义。无需你催促，它自会发生。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视觉生活。非常罕见。”¹

拼搏到底

迁徙的母亲 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差点没有拍到她那张最著名的照片《迁徙的母亲》。那是1936年3月初，一个寒冷得令人难以忍受的冬天的末尾。为拍摄加利福尼亚州农场移民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多萝西娅在路上奔波了将近一个月，已不堪重负，筋疲力尽。她收起自己那套笨重的摄影器材，沿着101号公路向北驶去，她想回家让自己舒缓一下。当驱车经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尼波莫（Nipomo），一块小小的手写标志牌一闪而过——“摘豆者营地”。她的脚仍踩在油门上。

一年前，多萝西娅来过尼波莫，拍摄政府委派的第一个项目。她知道这些流动摘豆者的境况很凄惨。她一边开车，一边自我激辩：“关于这个主题的负片你还嫌拍得不够多吗？只是为了再添一张重复的？”³ 又开了20英里，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车子一拐，回头了。

两周的雨夹雪以及持续的雨水导致了锈枯病，毁掉了豆作物。没有工作，没有钱买食物。多萝西娅走向“饥寒交迫而又绝望的母亲”。⁴ 母亲与孩子们挤在一顶破烂的帆布帐篷下，一家人就靠地里捡来的冰冻蔬菜以及孩子们打死的鸟充饥。速战速决，多萝西娅只简单拍了几张就回到自己的车里，启程回家。

多萝西娅知道这些饥寒交迫的摘豆者等不及华盛顿那些人的行动。他们需要的是紧急援助。她冲洗了这些困顿家庭的负片，并火速发了几张照片给《旧金山新闻》。她的两张照片配合一篇文章在3月10日发表，联邦政府迅速拨了两万磅食品给这些移民营。

《旧金山新闻》报道说多萝西娅“碰巧”在尼波莫。⁵ 不过很明显的一点是，多萝西娅当时正在101号公路上飞驰，所谓的“碰巧”其实只占一小部分。精心磨练的技巧、犀利的眼光，以及悲悯之心让她得以“看到”这幅影像。同样重要的是她的内心驱动，让她能够在公路上转弯并驶向营地：终其一生，她总是罔顾恶劣的工作环境，超越身体的极限，超越令其日益衰弱的健康问题。“你无法拒绝那些必做的事情，不管有多大代价。而对于我，总是要拼搏到底。我深知那最后的拼搏。我活在最后的拼搏中。”⁶

“我当时听从的是本能，而非理性；我驶进那片湿漉漉的营地，停下车来，像一只归家的信鸽。”²



加利福尼亚州的贫困摘豆者，一个32岁的女人，七个孩子的母亲
尼波莫，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加利福尼亚州，1936年

童年 有两个悲剧像邮戳一般印在多萝西娅的童年里，它们打碎了这个家族自乘坐三等舱登陆美国以来一直苦心经营的体面。19世纪50年代末期，多萝西娅的祖父母从德国开启了一场艰辛的远洋航行，他们睡甲板下层粗糙的上下铺，吃自己随身携带的干粮。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德国移民一样，他们的冒险局限于新泽西州的霍博肯地区。他们同自己的许多兄弟姐妹一起移民，他们中有熟练的雕工、音乐家、教师以及裁缝等。所有人都努力工作，而三等舱很快就成为一个缄默的秘密。到了多萝西娅父母结婚的1894年，双方的家族都已跻身霍博肯德国聚居区的新兴中产阶级。她的父亲，亨利·努茨霍恩（Henry Nutzhorn）是一家小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她的母亲，琼·兰格·努茨霍恩（Joan Lange Nutzhorn）是教堂合唱团的独唱。他们租了一座赤褐色的豪华宅第，并雇了一个女佣来照料家务。

多萝西娅于1895年5月26日在家中出生。六年后，她的弟弟马丁也出生了。多萝西娅声称她天生就容易疲劳。“我这一生都感到疲劳，每天如此。我记得在我还只有十来岁时，就已经感觉累到人类的极限了，只因为这样累得不行，我希望自己可以永远睡过去，不再醒来。”⁷但事实上，她这容易疲劳的毛病可能并非天生，而是1902年夏天她七岁时感染小儿麻痹症遗留下来的。

病毒攻击到多萝西娅的右腿神经，导致肌肉和筋腱萎缩。因为不知道这病如何传播，也不知道如何治疗，惊恐的邻里对她的父母和家人避之唯恐不及。病人被隔离，他们的衣服和玩具被焚烧。当多萝西娅的高烧最终退去，“危机”也结束了，她受伤的右腿使得她走起路来总是先微微低下右肩，然后拖拉右腿向前，只能如此一瘸一拐。

尽管违背公共健康知识，小儿麻痹症还是被视为一种下层阶级疾病，与贫穷、肮脏、逼仄联系起来。与病痛相伴而来的是羞耻。她们去拜访医生，多萝西娅能感受到母亲在面对医生的权威时的低三下四。而如果在街上她们发现有认识的人，琼就会强调：“要尽可能走得好看一点。”⁸多萝西娅恨她母亲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她虚弱的右腿很难一直支撑下去，很快其他的孩子就给多萝西娅起了个绰号“跛子”。小儿麻痹症及其跛腿后遗症深深地改变了她的人生。后来，她说：“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它塑造了我，指引了我，教导了我，帮助了我，也羞辱了我。所有一切尽皆集于此。”⁹

有一天，多萝西娅在她父母的书架上闲翻，发现了一大卷莎士比亚戏剧。她狼吞虎咽地读着。她爱这些故事。亨利和琼都不相信她真的读过书上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字。他们笑她，问她看过的內容。吃惊的父亲意识到她真的读过这些戏剧后，雇了一辆马车，带着她去看《仲夏夜之梦》。他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满座了。父亲让她骑在自己的肩上，整整一个晚上的演出，他都站着。对多萝西娅来说，那是一个神奇的夜晚。

别人注意不到的日常事物，多萝西娅却总能看在眼里。她的祖母索菲亚，



多萝西娅和马丁

霍博肯，新泽西州，约1905年，
佚名摄影师摄

第9页图

祖母索菲亚
霍博肯，新泽西州，日期不详，
佚名摄影师摄

一个倔强的喜怒无常的女人，是个精巧的裁缝。她经常把布摊在椭圆形的胡桃木桌面上，然后用提花轮标好接缝。经年累月，提花轮的针尖留下了几百道由细点构成的线条，最终在桌面上布满了弧形的虚线，在多萝西娅眼里，这就好像一幅现代设计作品。

一天，她偷听到自己的祖母索菲亚用德语方言对母亲琼说：“这个小姑娘脑里有根弦。”¹⁰ 多萝西娅的母亲追问这句话什么意思，但多萝西娅懂得。她对构图和设计有一种天生的直觉，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含糊的”。¹¹

1907年，多萝西娅12岁，全家因为三个月没交房租而被赶了出来。他们一家彻底破产了，琼不得不变卖了一些珠宝才能支付女佣的费用。琼、马丁和多萝西娅被迫搬到索菲亚那里，与祖母同住。一个警察很快上门，说要起诉亨利。但他已经不见了。亨利留了胡子，用一个化名离开新泽西，去了布鲁克林。说不清他逃亡的具体原因，但似乎是他滥用律师公信、挪用资金或犯了欺诈罪。许多年后，在一张他们当年被驱赶的那座房屋照片背面，多萝西娅写道：“在这座房子里，我被小儿麻痹症击中。在这座房子里，我一直生活到一件确凿无疑的极坏事情降临到这个家里。那年，我12岁。”¹²

骤然间，琼必须得找到一条养家的路子。她在曼哈顿下城东区一家图书馆找了一份工作。多萝西娅不得不离开霍博肯的学校，和母亲乘渡轮来到曼哈顿，然后跟着她步行到图书馆。多萝西娅在62号中级公立学校继续读她的七年级，学校在海斯特大街上，“在血汗工厂、手推车、顽固的犹太人、蜂窝式公寓区之间”。¹³ 学校人满为患，全是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我是3000犹太人中的一个外邦人，唯一一个。”¹⁴ 多萝西娅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局外人身份，领会了“什么是少数派。我是少数派中的少数一个”。¹⁵ 她恨那拥挤的教室、那乏味的课程、那长长的走廊——走廊里，喧哗骚动的学生从她身边呼啸而过，奔向教室。

放学后，她本应该在图书馆的员工室里学习，直到母亲下班。但多萝西娅却把家庭作业推到一边，开始阅读从图书馆书架上取下的书，细读上面的插图。此外，她也会好几个小时站在员工室窗户边发呆，望着下面密集的公寓，观察那些移民家庭。

一周有两天，她母亲要工作到很晚，于是多萝西娅就一个人走回去。她必须穿过柏威里街才能到达克里斯托弗街的渡轮。柏威里街上经常有绝望的男人喝醉了酒，沿路躺着。她总是害怕，但她学会了隐藏自己，小心翼翼地挪步，保持中性的举动，这样男人们就不会注意她。多萝西娅称此为她的“隐形斗篷”，在她作为摄影师的生涯里一再使用。



到了高中，多萝西娅会装作带着书本去学校，然后转变路线穿过曼哈顿，溜入博物馆、画廊，或者买一张便宜的剧院日场票。她的朋友弗罗伦斯·奥斯隆有时候会和她一起，但通常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她不会让跛腿束缚住自己。她去中央公园，或者横穿曼哈顿直到百特瑞隧道。她把全部时间用来观看，观看在身旁繁忙流动着的曼哈顿生活之流。

在很长时间里，多萝西娅并不知晓其他人未曾看到自己一直注意的那些事物。在傍晚的光线下，透过公寓的后窗望出去，她看到楼房间横斜交叉的晾衣绳，衣物在风中飘，吹鼓胀了，啪啪地响。“在我看来，很美。”她说。她的同伴回说：“在你看来，什么都美。”¹⁶ 多萝西娅吃了一惊。她原以为人人都能看到她所察觉的那些，以为他们只是都不说而已。

对多萝西娅而言，这是执拗而反叛的年龄。“我是一个迷失的孩子。”¹⁷ 她后来这样说。祖母索菲亚酗酒太过，邋遢而混乱。她父亲突然露面了，写信给她和马丁，说要见一见，安排在某个公共场合，然后就又消失数月，每每如此。“我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¹⁸ 多萝西娅评说。她尽可能多地不待在家里，不待在学校。在外面闲走，观察街头众生是她的慰藉。

学徒期 尽管经常逃学，多萝西娅还是拿到了高中毕业证。琼问她下一步计划做什么，准备如何养活自己。多萝西娅知道自己没有相机，也从没有拍过照片，但她坚信自己会成为一个摄影师。

多萝西娅筹划先从学徒做起，第一个求职对象是阿诺德·金特（Arnold Genthe）肖像照相馆。金特刚从旧金山搬过来，在那里，他以拍摄唐人街和1906年大地震而闻名。金特给了她一份工作，负责接电话，安排预约。很快金特就开始教她为笨重的影室相机更换大型玻璃干版，修整负片，装裱照片。

金特和他的照相馆为多萝西娅打开了一方全新的天地。那是一个特别的、富裕而丰饶的世界。对多萝西娅而言，神奇而又奢华。她仔细观察金特是如何经营照相馆的，也观察他这个人，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女人，甚至热爱新出现的彩色摄影的男人。他以自己的才气打动了她。她说：“他是个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走在一条窄道上，但那是一道沟，深不可测。”¹⁹ 做了他的助理后，金特把自己一台旧的影室相机送给了她。

接下来几年间，多萝西娅同其他好几位肖像摄影师工作过，并学会了操作大型8×10（英寸）影室相机。她遇到过一个走街串巷的摄影师，得知他没有暗房，于是就将她家后院一个废弃的鸡舍改造成了暗房。他会带着曝光过的玻璃干版来这个微型暗房里显影、冲印。多萝西娅仔细观看，很快就能跟着他做，学会了他的暗房技术。

多萝西娅甚至甘愿再次回到教室，她报名参加了一个研讨班。老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克拉伦斯·怀特（Clarence White），一位画意摄影大师。虽然